

# 高家酒馆与盔头巷

□南京 姚晨

高家酒馆并不是个吃饭的所在，而是南京一条有点历史的里弄。

高家酒馆的街巷标牌在金陵中学隔壁，从巷口向西50多米即南向转弯，约100米就到了华侨路。巷子折转处又生一巷，曰盔头巷，巷子向东200米即到了豆菜桥。

高家酒馆与盔头巷交叉口上，现存着两幢民国建筑，曾经是民国政府中央侨务委员会的办公楼，民国名人陈树人曾生活工作于此。小楼均是三层双坡顶，外侧是木质红漆的老虎窗，远远就能看见屋顶，是近代南京联排住宅的典型代表。

这里原本有四至五幢的民国建筑，另外几幢可能更低更小一些，应该是盔头巷51号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和53号的钱新之办公室。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批民国建筑一直被当作普通民居使用。住在豆菜桥的同学曾经告诉我：“小时候，周围房子都不高，这几幢民国建筑非常显眼气派，红瓦黄墙，还有不少烟囱，一排排人字檐木窗，一看就是旧时显贵

居住的地方。”

至于一边的高家酒馆，也是有些故事的。据传，清末年间，一位高姓老者在此处开了间小饭馆。某日，一个绰号刘驼子的汉族官员陪同一满清贵族巡游，过此店就餐。高老板不知两位客人的真实身份，口无遮拦地说了许多满族官员贪污腐败和欺压汉人的劣行丑闻。餐罢，离开后的刘驼子又折回店中，告诫高老板“将有杀身之祸”，接着脱下老板的衣服给自己套上。差役旋即来到，将刘驼子押至公堂。满族贵族亲自审问，仔细一看竟是好友刘驼子，惊诧之余问其故。刘驼子答道，你的手下人不问青红皂白，随意就把我捕了过来，可见高姓老者所言非虚，你不应加害于他。满族官员面露愧色，无言以对，遂免除了高老板罪责。此事渐传为坊间美谈，周围汉家民众对高家老板无不心存敬意，小店生意也日益兴隆。日久，人们便用“高家酒馆”作为这条巷子的名称，一直沿用了一百多年。

高家酒馆地区也属南京红色遗迹，这里曾是大革命时期中共

南京市委机关所在地。

我所知道的，高家酒馆和盔头巷的前世今生大致如此。

30年前，因朋友在比邻的中心大酒店工作，便常常去附近巷口的排档吃喝，光顾着热闹，却一直不清楚这两条短巷的名称。记得巷口有个老太太，每晚都推着一辆小车在路边摆摊，车上两只小火炉，一炉上炖着茶叶蛋，一炉上炖着旺鸡蛋，周围几只小板凳。老太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，说自己打年轻起就在长江路华侨路一带串卖各色老南京的小吃，她家的茶叶蛋、旺鸡蛋是城中一绝。她还时常夸耀着自己的好身体就是天天旺鸡蛋吃出来的。多年以后和朋友说起此事，他竟然惊讶地说：“不会吧，我从小到大住在这里，从没见过这样一个老太太啊。”顿时茫然。

也不必较真理会，时光就是这样，如露如电。尽管地处城市的中心，高家酒馆却再无酒馆，甚至连夜排挡都没有了踪影。就似那几幢民国的老建筑，虽然再难观昔日辉煌和风采，但是它依然在那里，在心里。

## 白露芳华

□张家港 郭瑜

“露凝而白，气始寒也。”白露，是我心中最有诗意的节气。从《诗经·蒹葭》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画面中走出的秋水伊人，在青苍稠密的芦苇岸边，是否拂照出心中所念？“坐愁群芳歇，白露凋华滋”，李白《秋思》中的秋露月光下，恍惚可见为群芳逝去而伤悲的倩女背影。

白露与秋的寒意相连，风姿之外，是些许伤秋的落寞。

白露过后，秋意渐浓。夏日的喧嚣突然沉寂，归于岁月积淀后的冷静。像是女子过了浮躁不安的年纪，经过世事的历练，到了“三十而已”的白露时节，活得如露珠剔透清澈。

儿时读过一本改编自曹禺《日出》的小人书，对女主人公陈白露的名字印象深刻。她原名陈竹均，因生活所迫，只身走进洋城天津，逐渐从一名纯洁的少女转变为名噪一时的交际花。女主人公因有爱霜的洁癖，故改名为陈白露。尽管为陈白露最终只是以死抗争，没有

勇气选择新生活的结局深感惋惜，但我想，在曹禺笔下，她到底是用生命捍卫了她的芳名，未与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同流合污。

步入秋的深林，白露不仅是浪漫主义者，更是个务实派。当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时，农民也忙着收获庄稼。白露不抽穗，寒露不低头，她是谦恭有礼的女子，耐心等待着收获的时分。

白露，是懂得生活的，有许多与之相关的衍生品。有用糯米、高粱等五谷酿成，略带甜味的白露酒；还有接供春茶、成为当季新宠的白露茶。茶树经过夏天的酷热，白露前后正是生长的极好时期，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、不经泡，也不像夏茶那般干涩味苦，而是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清香。

晨起，露珠在草间透亮，于微凉的秋意中，轻啜一口白露茶，想起肖复兴在《中国节气》里说：“白露是整个秋天最好的时辰，在这样的时辰里，秋才有了诗的味道。白露时节的秋是一年好的时辰。”

## 一把泥土

□南京 方克毅

永宁的街北头，有一栋老旧瓦房，红墙黑瓦，极为普通的门窗，油漆大部分已经脱落。屋面也不太平整，高低起伏的马鞍形。这就是我居住几十年的老屋。

老屋的地基是在爷爷手上打造的。听父亲说，原先这里是一片芦苇滩，爷爷和奶奶从远处一担担挑来泥土，填平苇滩，盖上草棚安居下来。后来父亲拆掉草棚，盖起两间草房。

我结婚以后，两间草房住着三代人，草屋四面的土墙开了一道道裂缝，墙面倾斜，屋面的稻草早已腐烂。分到户以后，家庭经济条件开始好转，举全家之力，拆掉旧房子，盖起了三间砖墙瓦房。老少三代住进新房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

转眼又过去了几十年，老人去世，孩子长大，我也到了花甲之年。退休以后，在老屋种菜、养鸡、赏花、聊天，悠然自在。

孩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，要

我们去居住。人虽然住在城里，心里想着老家。除了老屋的魅力，还有那割舍不掉的邻里情，淳朴的乡情贵于黄金。故乡的人好，景致更好，家家户户屋前屋后都栽上花草树木，春秋两季花儿盛开香气扑鼻，盛夏时骄阳似火，家里热得透不过气来，此时只要搬张小桌子往树荫里一放，躺在上面，凉气陡然笼罩全身。

离家不远的池塘更是我依恋的地方，塘面宽阔，四周栽满垂柳，长长的柳枝随风摆动，好似少女梳理飘逸的长发。塘水不深，生长的鱼儿很多，孩提时代我就和池塘为伴，夏天洗澡、捉鱼，冬天滑冰，好不自在。

如今住在城里，觉得单调和孤独，周围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似乎有办不完的事情。虽有绿地和树木，但缺少生趣和活力，整天想回家，于是三天两头往家里跑，一住就是几天。

随着孙子长大该上学了，接送

的任务自然落到我头上，想回家难了。老屋空闲在那里，孩子建议卖掉。和买主谈好了出售意向，我却心情沉重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，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不，不能卖，我终于改变了决定。

请来工匠，彻底整修老屋。

老屋最热闹莫过于清明时节，外地的哥哥、姐姐们赶回老家祭祖上坟，他们都是耄耋老人，拄着拐杖带着儿孙，颤颤巍巍赶来。扫墓以后四代人欢聚一堂，在老屋里摆上几桌，举杯共饮、谈笑风生。年近九旬的哥哥动情地说：“兄弟，房子没有卖你做对了，没有老屋我们千里迢迢赶回来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有意义吗？儿孙们记好，无论你走多远，无论你官有多大，永宁是你的根，老屋是你的家，都别忘了常回家看看！”

老人说完来到屋外空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慢慢地弯下腰，抓了一把泥土进袋里，封好袋口，装在身上。

这家，并且现场打印了照片。

这岔子出得难堪，有问题总得解决呀。我只能先扯一个谎了，说同事临时有事出去了，你再等一会。老板发来一个笑脸，跟着一句话：不取也没事，无所谓，都习惯了。我撂下电话随即通知那位同事，让他中午必须抽时间跑一趟。商家生存讲究诚信，人立于世，更应如此。我含蓄地向同事表达了我的想法。他一叠声地说“怪我怪我，我这就去取”。

同事回来跟我感叹，说这个店老板真有意思呢，一直执意将他送到路口的车前才掉头回店。那是一段1000多米的水泥路面，大中午的，头顶着明晃晃的阳光，搁谁都不好受。但我知道，那一刻老板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，盈满清凉。

## 秋凉板栗香

□陕西安康 魏青锋

连着下了几场雨，细微的风中便有了些许凉意。连着给母亲打了几个电话，想提醒母亲早晚要加衣服，一直没人接。终于有人接了，还没等开口，母亲的大嗓门就来了：“我刚才去邮局，给你和孙子把刚做好的棉窝窝邮过去了……”

准备挂电话了，又听到母亲的喊声：“里面还有个布包，装的刚炒的板栗……”母亲的话，仿佛一下“激活”了我的记忆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父亲犁地又意外受了伤，看病欠了一屁股债。在父亲的唉声叹气中，哥哥姐姐都先后辍学了，跟着母亲做农活。秋后农闲了，就上山打板栗。深夜，听到门外传来纷乱的脚步声，正写作业的我立即迎了出去，帮母亲卸了肩上的布袋子。母亲系围巾，搬出大木盆，把板栗倒进去，加水。哥哥姐姐苦着脸围过来，手在盆里搅来搅去，清洗板栗，过后又手拿小刀在板栗表面划一条小口子，然后母亲把板栗倒进大锅里，加水。哥哥姐姐换着拉风箱，文火煮蒸半个小时，再捞出来沥干。

母亲在锅里倒了白糖，沥干的板栗要倒回一部分，哥哥一头汗水，仍旧加紧了拉风箱。母亲拿着铲子不断在锅里翻着，等到白糖颜色逐渐变黄，最终变成焦褐色，母亲就铲半铲子出来，放在碗里递给我。我端到炕上，放在父亲旁边，自己拿几个，烫得不断在两个手里倒着。给灶火间坐着的哥哥，哥哥埋着头；给炕边上趴着的姐姐，姐姐像是睡着了。我就自己剥着，塞进嘴里。这时候炕上的父亲突然伸手打翻了盛板栗的碗，满炕滚着圆圆

的板栗，父亲哽咽着：“我怎么就成了个废人呢？”顿时，姐姐的哭声响了起来，哥哥坐在灶火间也抹着眼泪。母亲叹着气过来哄着姐姐，又过去拍了拍哥哥的肩膀。未了，又趴在炕上一颗一颗捡起板栗。

次日，是赶集的日子，天不亮，母亲就带着哥哥，肩扛手提糖炒板栗去了镇上。晚上，母亲和哥哥神情愉快地回来了，母亲给父亲买了药，伺候父亲服了药，就把买的一袋子面倒进面缸，再舀出一点准备擀面条。姐姐买了一本童话书，坐在油灯下面哗哗地翻着，哥哥拿出布袋子，兜底一擦，滚出一桌挑拣剩下的小板栗。我和哥哥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就在里面拣大的吃。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童年时期，家里最温馨的场景。

过后几年父亲的伤就渐渐痊愈了，家里的境况也有所好转，但是每年秋后，母亲仍旧带着姐姐上山打板栗，糖炒板栗几乎是每年秋冬季节我们唯一的零食。长大以后上了大学进了城，经常在街巷里闻到板栗的香味，有时候也会买上一包。

七八年前的深秋，跟妻子、朋友在秦岭的浅山旅游，很偶然地见到了板栗树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板栗树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高大苍劲的树干，椭圆形边缘长着小刺的树叶，三五个挤在枝头圆圆的刺包，微张着扁十字的嘴巴，露出两三个棕红色的板栗。

我仿佛看到瘦弱的母亲和当时年幼的哥哥，正费力地把一颗颗板栗从树上打下来。长杆挥舞，落一地刺包和棕红色的板栗，落一地哥哥咯咯的笑声……

## 洗照片

□仪征 晴川

单位整合重组后即将搬迁，需要每人提供一张一英寸照片办理座位牌。两年前我曾在附近小镇一家文印店复印过资料，记得他家是兼营彩扩业务的。早上到单位取了电脑里的大头照电子版，便油门一踩，直奔而去。

文印店与邮政储蓄所紧靠，门口也放着个大牌字，很好找。店不大，只有小十来个平方，一机一桌一椅，顾客来连个脚都没处插。

老板是个矮个子中年男，脸庞黑瘦，背微驼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，面带笑意。因为数码彩扩机价格太高，和镇上其他文印店一样，他家也只使用喷墨打印机。对照片要求不是太高的，将就着用肯定不成问题。收费也实极度亲民，两英寸的两元一张，一英寸的只收一

元。打印前老板照例要根据顾客要求对照片美一下颜，譬如换个底色调个明暗隐去黑痣疤痕什么的，尽量让照片上的人看起来真实又精神。看着老板一丝不苟地忙碌，总感觉他又做成了一笔大生意。

照片很快打印好，他修剪，入袋。我扫码，付款。在彼此的互致感谢声中离开。到单位时恰遇一个同事问及照片事，我说这样吧，干脆把电子照片发给我，我发给洗印老板，他做好了去取就行。同事自然乐得省事。

我把照片通过微信转发给老板，告诉他一刻钟后去取。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，老板微信询问：照片已印好，咋没人来。我问同事，才知他弄岔了。在这家文印店的南头不远处，还有一家。他去的是